青未了
写作周刊
找记者 上壹点
A13-14
齐鲁晚报
2021年2月8日
星期一

思／想／光／华 文／字／魅／力

□美编：陈明丽
□编辑：向 平

【字里行间】

“春节”这两个字

□弥生

春节，总跟在立春的屁股后面，中国人的多少期盼和感情寄托，都与春节有关，我们在一年里面的许多努力，许多工作，许多思念，许多故事，都得在春节的时候，一股脑儿地拿出来，给父母看，给家人看，给许久不见的同学和发小们看，然后一起喝几杯，吃一顿，放放焰火热闹热闹，再唱两声，玩一阵儿，在家乡走走转转拜个年，看看城市又扩张了多少，哪里又添了新景，谁家又住了新房……

春节这两个字，总是带给中国人不同的情愫和含义，在你面对一个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人的时候，你讲得出来的永远只是那些表表层含义，贴春联啦，放鞭炮啦，包饺子啦，看春晚啦，拜年啦等等，却讲不出这两个字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的那些无法言说的思绪和情感。无论你多么精通英语精通法语精通德语精通日语或怎样，好不容易能让对方明白的，永远只是节日的这个日子和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表象和风俗而已。

这件事让我对不同国度出生的自己的家人也非常困惑，尤其是你已经居住在中国以外，按照当地的文化和年度日历生活的时候，你自己的那点儿拼命要保持的文化传统就差不多成了自己与自己的为难和纠结。你无法在门外面贴春联或福字，不能按中国农历的日历扫除和祭灶，也买不到鞭炮和那些红红火火的挂件，只剩下酒和年夜饭，还得看那年的三十是不是刚好是周末，成家的儿女们才有可能被你再三再四地请回来陪你吃这顿晚饭，而不是像自己曾是那么从心里就无比期盼这个节日，那么雀跃，那么兴奋，那么坐立不安，那么心甘情愿地帮忙，一起喜气洋洋地装饰房屋和跟在大人后面跑来跑去……如果恰巧是个平常的日子，儿女们既要上班又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便连来吃这顿晚饭的时间都不给你，你的“春节”只是你的，他们无法和你一起进入你的那个“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乡愁”，无法和你一起分享那些有关春节有关年夜饭有关新衣服有关鞭炮有关拜年有关热闹和兴奋的种种，而你的乡愁对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是你记忆中的具体的哪个场景和情感，于是，你只有自己“忧郁”。

“春节”这两个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成了我的年复一年的“忧郁”的日子。随着孩子们长大，我也越来越不清楚除了汉语以外，我还能对家人和他们的孩子们传授什么，而因为现在网络的发达和方便，你传授的那些没有具体情感意境的语言词汇，又怎么能让他们明白理解你的对于春节的情结和这种无法言说的“忧郁”的心境呢？

好吧！我只有自己想通，只有自己让自己因为要过春节兴高采烈，按照自己记忆里母亲在年前忙碌过的事也多少让自己忙碌一下，却原地打转了两圈无所事事。

不该是老得什么都忘记了的年龄，不该是如此的伤感和无奈，我望着墙壁上依旧年轻的母亲的照片，眼睛有些潮湿。

那时母亲在年前所忙碌的，都是为整个家的事，无论是清早排队去买鱼买肉，还是裁剪缝制新衣，无论是准备年夜饭的菜肴，还是要我帮忙研墨要父亲写张贴门前春联，无论是叮嘱弟弟去买鞭炮要小心，还是在过年之前准备的白菜萝卜……母亲总有的忙。而这时的忙碌是快乐的，脚步是轻盈的，或许她还轻轻地在喉咙里哼着歌。饺子是全家人无论老小都要围在一起包的，花生糖果是年夜饭之后才围在一起吃的，就连春晚也是要大大小小守夜一起欣赏并品头论足的……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是过春节？

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不知从哪一瞬变成了雪，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空挥洒下来，遮盖了邻家的屋顶和庭院里的草坪，远近都一片洁白。

今年是我来日本的第36个春节了。这么长的时间里，我的“乡愁”也是有变化的。最初留学时是因为两国的经济差距巨大，留学生要自己打工赚钱付学费和生活费，即便是想念父母，想念从小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城市，想念曾经一起上学一起淘气的发小，想念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和家乡的味道，也苦于囊中羞涩，难得在春节回家。期间母亲离世后父亲再婚，自己也在异国结婚生子安家落户，要忙于工作还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再后来父亲也离世，思亲之情更无处安放。一个具体家的意境因为双亲不在而没有了着落，对春节的乡愁就成了一个大而模糊的概念。而这些被模糊的情感，又被电影电视里所呈现的那些乡土的、民间的、成为了“中国年”符号的画面所替代，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自己所熟悉的家和城市不复存在，那些儿时的风景和味道也无迹可寻了。

春节这两个字，真是让我无比伤感和纠结……

过去的一年，世界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也或许，今年的春节是一个变化的起点。很多人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大包小包挤上回乡返家的火车，因此一家人无法再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和碰杯，但幸好在这个网络发达和普及的时代，在五湖四海的的我们依旧可以互相依偎和守望。

这次，就这样互相依偎在我们的春节里，就这样互相守护着我们的春节。我会好好地准备过年的菜肴，烤一只鸡，炖两条鱼，炒四盘菜，包一大盖垫饺子，买好几样水果，然后打开茅台酒或二锅头，打开微信QQ脸书LINE或任何可以连接的网络，与全世界的中国人，先为这一年那些不幸在新冠疫情中逝去的生命低头静默，然后再为我们的节日一起干杯一起说声：春节快乐！

【时光列车】

记忆中的年

□潘万余

“爸爸，我想回老家过年！”女儿听到我给她爷爷打电话，说起今年因为疫情可能没法回老家过年，停下手中的笔，扭头恳切地看着我。她似乎还倔强地保留着一丝侥幸。“到时候再说吧！走一步算一步。”我不忍彻底击溃她对回老家过年的那份渴求，毕竟，那里是我的源，那里也是她的根。春节将至，疫情反弹，我早早地就猜测到回老家的可能性不大了，所以也一次次在电话里给老父亲吹风。每回父亲总是豁达地说：“回不来就先不回来，安全第一！”我知道爱看新闻爱学习的他，自然懂得人类与疫情抗争的道路上，有时亲情也需要暂时让一下路。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儿时过年的情形时常在脑海中浮现：在没有电视的老屋里，昏黄的灯光下，大人们忙着做年夜饭，母亲插空整理着一家人的新衣裳、新鞋袜。我们兄妹几个兴奋地玩着“打钱堆子”“掼纸炮子”的游戏。桌上，年夜饭的香气和热气升腾起来，溢满了整个老屋……

南方小镇的年，从进入腊月开始氛围就浓厚了起来。隆冬时节，农闲的乡人们，家家户户杀猪羊、宰鸡鸭，院墙外、木架上到处挂着腌制好的咸鱼腊肉。为防着烦人的喜鹊俯冲啄食，防着淘气的小猫飞跃啃食，已放寒假的我们被要求端坐在暖阳下，尽职尽责地看护着，期待着爸妈看我们表现好给予奖励，割上一块腊肉与霜打后发甜的油菜炖在一起让我们提前解馋。

乡间小道上，时不时会有货郎或挑着或推着货物走村串户，大声吆喝着：“鹅毛鸭毛卖钱！”父亲赶忙催我出门截住货郎，一番讨价还价后，杀鸡鸭时留下的、已经晾晒干的羽毛便兑换成了鞭炮、蜡烛、春联等。红彤彤的一大堆，放在筛子里，诱惑得我们小孩子兴奋不已，盼望着快快过年的心就更加急切了。

大人们忙年的喜悦和愁年的苦闷夹杂着。一年到头土地里刨挖出来的那点钱，得一分一毛地盘算着怎么让孩子们过个好年，还得预留好孩子们开学时的学费和开春后所需的化肥农药等钱款。我们小孩子可想不了那么远，看着母亲一针一线纳成的鞋底即将完工成品，看着父亲开始洗泡黄豆，准备外出磨豆腐，看着姐姐开始角角落落到处掸尘打扫卫生，我就知道，年真的已经很近了！

年三十上午，父亲开始蒸粉团，做“知恩饼”，母亲开始备菜，灶房里准备好待烧的大木头……中午，简单吃些饭菜后，忙年的大戏便正式上演，我和哥哥负责贴春联。那时候春联没有现在的这么精致，用自家熬制的糨糊一抹还掉色。贴完春联，我冻得通红的小脸上早就粘成了红的、黑的、灰的“大花脸”。

天色渐暗，鞭炮声声次第鸣响，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味道。搬桌摆凳，上香点蜡烧纸钱，磕头作揖敬天地敬祖宗。我争抢着要放鞭炮，从香炉里取出一支燃着的香，走出院外，抖抖索索、小心翼翼地靠近“钻天猴”，吹了吹香头的火焰，远远地伸手对准引信。“砰！”哥哥在身后一声吆喝，吓得我捂着耳朵扭头便跑。反反复复好多次，在大人们的哄笑声中总算点火成功了。再后来年龄大了胆子也大了，学着父亲的样子，敢把“二踢脚”捏在手中点燃升空。饭菜上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一年中最惬意、最丰盛的晚宴在不知不觉中席至尾声，重头戏也随之而来：派发压岁钱。从父母亲手中接过年前专门换来的崭新的压岁钱，一张一张地捻着数着，盘算着是该买下那本早就心仪的故事书了。

大人们收拾冲洗碗筷，我们兄妹几个则轮流着钻进浴帐下的大木盆里洗澡，准备清清爽爽地迎接新年的到来。信誓旦旦说要坚持到12点“开财门”，但没有电视看不了春晚的日子里，我们兄妹几个只能玩“打钱堆子”“掼纸炮子”和捉迷藏的游戏。夜已深，再好玩的游戏也撑不起瞌睡的双眼。攥着父母给的压岁钱，轻抚着枕边的新衣裳，我渐入梦乡。